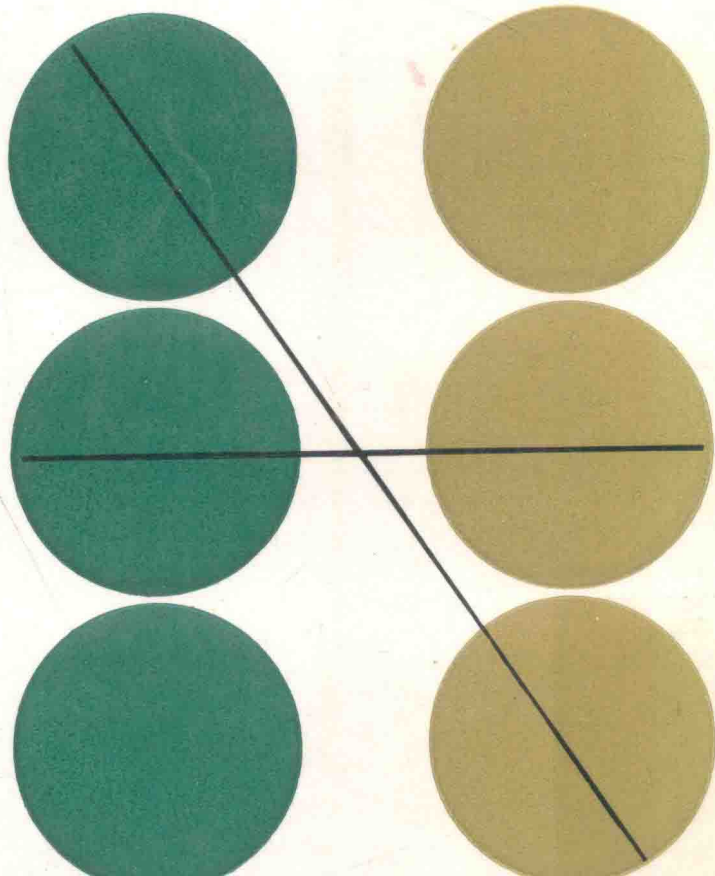


茶花怨

創作選集 63

陳香梅 著



創作選集

63

茶
花
怨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陳香梅 著

水牛出版社

茶 花 怨

創作選集 63

著 者	陳 香	梅
發行人	彭 誠	晃
出版者	水 牛 出 版 社	
地 址	臺北市金山南路一段135號2樓	
電 話	3 4 1 0 2 7 5 • 3 2 1 5 6 4 4	
	郵政劃撥 0 0 1 3 9 3 2 — 1 號	
再 版	中 華 民 國 7 5 年 1 0 月 3 0 日	
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0628號

◀版權所有・不許翻印▶

目錄

兩個故事	一
愛神的嘆息	一七
望梅抒感	四
病院記愁	四
憶	四
無題	五
萬朵煙花憶舊遊	五
茶花怨	六
華屋別傳	七
華納夫人	八
雪	九
話別	一〇
	一一

歐遊紀趣	一七
談美國女人	二七
從主婦的手說起	一三
美國的婦女們	一五
物質文明與道德觀念	一五
也談黑白	一五
美國願增國防經費	一五
白宮新修美奧美侖	一五
白宮的宴會	一五
看尼克森主政一年	一五
賈桂玲的私函風波	一五
白宮的回憶錄種種	一五

兩個故事

這兩個故事所發生的時地相差甚遠，而我則自始至終都在場，雖然我之在場也沒有甚麼特別的緣故。以我自己來說，第一個故事的開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數天，地點是太平洋中一個島嶼上的美軍司令部。

喬治巴史都和我剛剛隨軍探訪歸來，而當我們到了新聞管理處時，情勢大變。島上到處是軍官，而那些軍官又都帶有自己的新聞發言人，這些官方的新聞發言人都穿着新的制服，而且滿佩各種標誌。

這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，他們來自各方，代表着各種刊物，他們可以告訴海軍司令關於艦隻的事，而且會指示將官如何作戰。

在這羣人物中最自以爲了不起的人物是亨利杜爾，每次記者招待會中他都坐在前排，而且提出重要的問題。雖然他從未參加登陸戰的採訪工作，可是他却會提示海軍司令官如何處理關於登陸的新聞。他身材細小，意見特多，而一家廣播公司也以爲他很了不起。

回到島上的第一天夜晚，我和喬治巴史都在旁觀他人賭錢，亨利也在場，而且連戰皆勝，每下注都是二十元鈔票，我們看了一會之後，喬治示意給我，我們就離開了。

我們出去之後，就聽見亨利的聲音，高聲說道：「我不來了。」他又繼續說：「你們這些人都不是敵手。讓我們來唱一個歌吧。唱一個摩根中學的歌吧。摩根真是個了不起的大城呢，我無論何時都可以回到摩根中學去教書的呢。來，來，來，大家唱啊——」

回到房間，喬治在行軍床下拿出了一瓶酒，他說：「我們兩人來乾一杯吧。」

「爲摩根中學嗎？」我問。

「不，我要爲那無聲的戰爭而乾杯，爲摩根中學的領導者未到來以前的時日而乾杯。」喬治說。

這是一九四五年在太平洋島上的事。在那時，亨利在高聲唱歌，喬治在一邊飲酒，一邊讀着他太太寄來的短簡。這以後當然有更多的發展，不過，且讓我稍爲述說另一個故事的開端吧。

另一個故事的開端是最近的事，不過是去年的事而已。那時我在英界方面，遠望九龍中英交

界的邊境，因為一個中國人告訴我有些歐洲難民那天將從上海乘火車到九龍。我的意思是假如有人自匪區來，或許我可以找些材料，爲我那家報紙寫點消息。中英交界的地方全用鐵絲網圍着，只有一條路可通，那就是火車的終點，有中英憲兵把守着。我和我的翻譯向英國警察站長道了早安之後就爬上一個小山，從這個小山上可以望見對河的中共地界。我帶了望遠鏡，並把那望遠鏡敬準了角度，向對岸相望，對岸的共匪已看到了我，而且對我的窺望有點忿惱，但他並沒有惱到要開槍的程度。

當自上海來的火車開到後——那是一列非常污穢的火車，已在路上行了許多天——潮湧般的中國人自車裏走出來，你推我擠，大家都急不及待地想離開那片土地。因為火車不分頭二等，所以那些歐籍難民也不好找，可是到後來我終於把他們找到了，他們擠在一起，並且沒法不引起他人的注意。

他們一共約有二十人，多爲年老的，也有幾個小孩。邊境的中國憲兵讓他們等，所有中國人都過了橋，走到英界的開端。所有廣東人都得過境入英界，而上海人則被阻擋。那些歐籍難民則仍在等候，那些共匪絕不放鬆他們施展權力的機會，雖然到後來那些人總算通過他們的檢查而被放過了。

許久許久那些憲兵仍不開始檢查那些歐籍難民，而那些難民的情形也很狼狽。那些老年的，

因經過五六年的竹幕生涯，已有氣無力；而那些孩子們呢，他們哭得太多了，已欲哭無淚，憲兵也累了，於是歐洲難民也開始過境。其中只有一個不讓通行，我起先沒有注意到她，直到後來大家都走了，而她却落後我才注意到她。那時兩個憲兵正在翻閱她的證件，另一個似乎位置較高的正走近她的身邊。她面對橋頭，兩件行李放在身邊。

那個憲兵走近她，打了一記耳光。

什麼原故不知道，而且什麼人也無能為力，那個英兵眼光望着對岸，他的下巴微微顫動，表示他有點激動，但到後來則仍照舊做他的工作去了。

在橋的對岸，兩個憲兵把她的行李完全翻出來，後來有一個說了一句不知什麼話，而那個女子稍為遲疑了一下，到後來，則仍非常冷靜地開始解脫身上的衣服。

我放下了望遠鏡，我說：「這是什麼鬼勾當——？」

我的翻譯員說：「我真替我們自己中國人羞恥，——或許因為你在看望，所以他們要對你示威——」

我說：「我倒沒有想起這一點。」於是我把望遠鏡收起，假裝下山而去。當我再向那對岸瞭望時，那個女子正把衣服穿上，同時又把衣物收拾回衣篋裏，然後拿起兩件行李，向我們這邊走來，她的態度一點也不忙促，臉上則沒有半點表情。

我在移民站的辦公桌前等着，當她取得通行許可後——她是以一紙國際難民臨時旅行許可證而獲得入英界的——我就走近她，她還以為我也是檢查官，於是說：「我的名字叫艾妮達。」並把那通行證拿給我看。她說話時語音古怪生硬，好像久未用英語說話。

我說：「我只想向你道歉，或許因為我的緣故而使你受辱。」

她的眼睛深沉，我不能說出她的血統。她說：「那算不了什麼，他們所做的事還有甚於此者。」

我說：「你是誰？你在大陸做什麼？」

她沒有回答。

我望着那沒有表情的臉孔，我說：「沒有關係，你不要回答好了。請你原諒。」

艾妮達從我身邊走過，走向那列英國火車，那火車將把那些難民帶到離此不過幾里的九龍。這是第二個故事的開端。

×

×

×

一九四五年之後，我甚少與亨利會面。有一次是在東京。我在帝國大酒店門前遇着他，他剛從裏面走出來。我非常驚奇，我說：「亨利，你在那兒做什麼？我以為只有將官階級的才可住到那兒。」

「那也不一定，那也不一定，老友。」他這樣回答我，他已忘記了我的名字。

我問他道：「亨利，你是否仍在國際廣播公司服務？」

他有點不自然，他說：「我已離開好久了，那種機構太大了，有時會失了方向的。」

我於是再問他道：「你現在何處工作？」

他說：「我想過了，自由報導沒有前途，於是我加入了KPOQ箱，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電臺，而且他們也非常賞識特別新聞。」

KPOQ到底是什麼電臺我至今仍不清楚，但我不好意思再問，而且亨利仍很神氣，我們這些人都住不起帝國大酒店，而他却有資格住到那兒去。

後來我在記者羣中幾次與他相見，但他已有點今非昔比的模樣。人家賭撲克時他已不再參加，也沒有二十元的票子拿出來張揚，有人請他唱一首摩根校歌。他一聲不響地連酒帶杯地摔擲了。

這使大家都非常驚奇，但不久大家仍繼續玩撲克了。那時，你們或許仍記得那個時候大家對世事都有點悲觀，因此摔酒杯以洩心頭憤也算不了什麼一回事。

我問一個遠東通亨利在做什麼，是否仍在KPOQ，那個遠東通的回答是否定的，他說：「他現在已沒有固定職業，只是替一家報館寫稿，錄用時則有稿費，不然則沒有收入。那是在上海的事，是上海淪陷前不久的。」

這之後，我也不知道一切是如何改變，只是數月以前，在香港，喬治忽然來看我，九年了，我無大轉變，只是老了一些；而喬治呢，他不但沒有老，而且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了，他獨當一面，做遠東的主管，有不少僱員，在美國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。

但在我的辦公室裏，他仍是喬治，和以前一樣，非常友善。他的太太已找到更好的主僱而和他離婚，但他並不因此傷心，仍是年青而英俊，額際也沒有白髮。

「還記得亨利嗎？他使我大吃一驚，他來找我，想找點收入。」喬治對我說。

我沒有回答，但頗想探究究竟。於是喬治繼續說下去。「亨利因為不知在那兒打聽到自由論壇報有一個連續的故事，報告某將軍的事，他說可以幫忙我找到那個人，假如我給他一點代價。」

「你接受了沒有？」我問。

「假如我用這種手段去弄新聞——」他笑了笑又說道：「沒有，我不要這樣做，不過，我見他太可憐了，於是派他到澳門去採訪一段小新聞。」

他不用多說，我已明白。

我說：「我知道亨利潦倒，却不知如此狼狽。」

喬治說：「我不明白這些人為什麼不回家，亨利不是常常提及那摩根中學嗎？——他回家總可以找點事情啊。」

我說：「面對現實不是易事，他們的朋友，家人都認為他們會載譽而歸，如今像浪子回家，兩手空空，這是不易對付的現實，這等於孩子發現聖誕老人是假的一樣殘酷。」

喬治說：「你不應寫新聞，你應寫窮人的哲學。」

臨別時，他說：「今晚俱樂部再見。」

在香港這個地方，很容易碰到熟人，因為大家的活動範圍都在幾個中心地點，尤其是外國人。

那天下午，當我從寫字間出來時就遇到了艾妮達。我不假思索即喚她的名字，她對我看望了好一會兒。我說：「去年在中英交界的地方——」她立刻明白了。

她笑說：「你就是那個使我公開秘密的人。」

我告訴她我的名字叫福德，同時再度表示抱歉，我說：「讓我來請你喝一杯酒。」

她毫不遲疑地接受了。我們喝了幾杯酒，並進晚餐。她告訴我，她找到了一份工作，差可糊口，她並提及想設法弄一張護照，離開香港。

「簡直沒有一點辦法。」她說。「我的祖父和祖母們都有太複雜的血統——捷克的，挪威的，東方的血統，因此沒有一個國家承認我，這是一種普通的事實」她又指着窗外的海港說道：

「此時此地我已勝過許多人，但我仍如囚犯一般。」

或許你會以為她在訴苦，其實不然，這完全是事實，而這個面對我的漂亮女人並沒有要求我的同情。我說：「或許你應當找一個男人。有一張合法護照的男人。」

當她一點笑容也沒有顯露時我不禁有點驚奇，她說：「我也曾想過這一點，可是在英國的殖民地，所有年青的男子有一天都要回到英國的小村落去過活，這是我所不願的。至於其他的人，像你一樣的人又都已結婚了。」

我問他道：「艾妮達，假如你在這兒住下去，其後果將會怎樣呢？」

她聳聳肩說：「我的居留證只是臨時性的。」

「那麼他們可能把你送回去？」

她說：「我有不少朋友已被送走了，有些甚至回到哈爾濱去。」

就在那時，當我們正考慮是否要吃一道點心的時候，喬治和亨利兩人一道走進來了。亨利大概剛從澳門回來，我向他們招呼，於是他們兩人一同向我們走來。

你們大概也見過所謂一見鍾情，但這種事情只發生於年青的男女。像喬治，他是飽經世故的人，而且生平所見的女人也不少，但就在他遇見艾妮達的當兒，一種奇跡出現了。喬治好像只看見艾妮達，完全忘記了亨利和我的存在，我也知道無用久留，乃告辭而去。臨行時，我對喬治說：「你送艾妮達回家。」

喬治說：「這還用說嗎？」

我乘出差汽車先送亨利到天星輪渡碼頭，亨利對我說：「真奇怪，這種難民總是擇肥而吃，你可注意到她一分鐘也不浪費地使他上釣？」

我沒有答話。

我唯一的奢侈就是報社租給我的公寓房子，我準備回去寫幾封信，可是當我把燈點着後不久，門外就有扣門聲。我開門一看，那是陳龍。陳龍是一個胖子，動作敏捷，出入常有兩個彪形大漢做保鏢。這次他還帶了一個翻譯。他對深夜造訪表示非常抱歉，但我明白，在香港那種地方有許多人，不敢在白天活動。當我按鈴要茶的時候，兩個大漢中的一個馬上就到廚房張望，像陳龍這種走私掮客，香港的警察正想盡辦法調查他的蹤跡呢。於是他的保鏢要看清楚有沒有人暗中打電話。

陳龍曾經幫過我的忙，因為在不久以前有一個警長被暗殺，陳龍把內幕消息告訴我，使我寫了一篇好報導，因此陳龍來看我，我並不有所顧慮。陳龍是一個投機者。他把汽油，橡膠，藥品偷運入匪區，同時又把黃金偷運到香港來。雙方警察都在設法逮捕他，而他對雙方的感覺是一樣的。

最初，我們談談天氣，雙方父母的健康等，這是一定的公式。最後乃入正題，一切由翻譯轉

告我。

他說：「現在的情形愈來愈壞，有時陳龍實在不方便自己出面做買賣，爲的怕會引起官方的猜疑。」

我心想你難道要我替你出面不成。

翻譯繼續說下去：「陳龍對於外國人不大清楚，不知道那一個能守信，那一個有危險性，他對自己人看得明白，但對於外國人就有點——」

我承認外國鬼子實在有點不同。

「有一個人我們想打聽，因爲陳龍想僱用他，他是一個新聞記者，他的名字是亨利杜爾。陳龍對你信任，所以來向你請教。」翻譯說明了他們的來意。

我是新聞記者，我稍稍遲疑了一下之後說道：「亨利需要錢，我想他會依着你的話去做。」我算是向陳龍還了債，消息換消息。在香港有許多人根本就沒有主張，有時甚至忘記了自己站在那一面，而且我相信這種人會愈來愈多。假如亨利想替陳龍做走狗而不以爲恥，這是他自己的事。

那天晚上我設法入睡而不可能，於是第二天我找亨利來談談。

亨利來了，他並沒有改變多少。他說：「到東方來的人太多了，我們真正了解這兒的情形的

人反而被排擠了。」

我開門見山地對他說：「陳龍昨天來看我。」

我看見亨利拿着酒杯的手有點發抖，同時他連拿一根香煙也發生困難。

我再說：「本來呢，你做什麼與我無關，不過陳龍的來路或許你還不太清楚。他有時甚至把物資賣到越共方面去，而他想找一個人能在這兒替他買東西。」

「你到底想管什麼事？」——亨利問我，但我止住了他，並對他說：「假如你已忘記了你應站在那一方面，這是你個人的事，但，假如你不知道自己爲虎作倀，那又當別論。亨利，你爲何不回家，回到摩根去？」

亨利把酒杯拿起，他的頸項發紅，但聲音仍很鎮定，他說：「你可知道，當我離開摩根時，我是天之驕子，大家對我都有很多期望，我若一事無成是不能回去的。」他站了起來，並說：「謝謝你，我們仍是朋友。」

亨利走了出去，並把門輕輕地關上，我早該知道結果會如此，但不能不試一試開導他，自此之後我很少見到亨利。

×

×

×

安妮達常是我的好伙伴，有時我找她吃晚餐或游泳，她有時也找我，高興起來還爲我做點歐